

大智慧的老板娘

□江泽涵

汽车驶进村子时，已过晌午。路两旁是农家乐，忽见前方竖着一座约两米高的石碑，镌刻着四个朱红大字：和谐饭店。往里是一块五十多平方米的地方，方向盘一打就进去了。那是两间小四楼，一楼做饭厅，摆着三张八人圆桌，每桌杯盘狼藉。老板娘端着个饭碗吃着，望了我们一眼，并未出来相迎。看菜单、房间，价格也合理，而且清爽，一合计就住下了。

久等不见菜出来，我便进了厨房，只有一个燃气灶、一个电磁炉、两口锅。老板娘说主要提供住宿，餐饮就兼顾一下，备菜也不多，鸡和鲤鱼是自家养的，蔬菜也种了一些，再向村人买一些。说起收入，她很满意地点头。

她一家四年前从城里打工回来就造了小客栈，花了近60万。这个钱倒出乎我的意料。老板娘说，本来不用这么多，地基是自家的，就是后园又买了一块地，房子往里靠了点。

饭厅放着一桶杨梅酒，标价五元一杯，我倒了一杯浅尝，度数不高，口感舒适。野韭菜炒鸡蛋、肉末茄子、清炒野蒿菜，一道道上来，特别香，但色形都一般。那只土鸡本身重四斤，可翅膀挣扎起来的力道还要重，非放养的难有此活力，鸡肉自然是透骨鲜，可惜老板娘刀工欠佳，鸡块都剁碎了。清蒸鲤鱼没有一点腥味，但火候又过了。于是我们和老板娘商量：晚餐我们自己做，你帮忙。她欣然同意，还给我们打折。

这个老板娘一点都不精

明，我们下饭喜欢配咸羹，在厨房找了点酸豆角和酱姜，问她要多少钱。她说：“这么点，算了。”其实足有半盘呢。还有那酒，几个杯子就算几杯，而不问我接过几次；问及次日早餐，她说不供应，指点我们去别家吃，居然连滚到手边的钱都不挣。然而我发现附近那么多家客栈，论规模、装潢都比这家要阔派得多，但客满的还是这家。

夜晚，我在路边徘徊，见石碑的另一面还刻着三列浅绿小字：为人处世之道，当以厚德载物，以和为贵。老板娘说她不懂这话，是别人帮她想的。不能口诵深奥的话并不打紧，重要的是那个意思是否融进了处世之中。老板娘的確是个智慧之人。她深谙以退为进之道：如今吃饭、住宿，停车成了先决问题，她花钱将房子往里

造，就是为了方便客人停车，达到的却是双赢。其余几家都没几个停车位，而对面那个相当华丽的酒店，更是一个也没有。

或许是这世上有太多要为钱而发愁的普通人。可像老板娘这样不将钱赚尽，真是一种大胸怀。不精也是一种明，叫做和谐。我们那天车到门前，老板娘不迎来迎接，也是和谐。和谐是不带任何强迫性，顺其自然做出选择。

第三日清晨，细雨濛濛，我们办好退房手续，去隔壁馆子吃早饭。那家没有可口的下粥小菜，想起老板娘的酸豆角，我们试着又去讨要一点，她还是很大方地给了。吃完了去开车，老板娘一直等在那里，她要送我们，还送了几个甜柿。

这次旅行，是众次旅行中最舒服的一次。

微观

○ ○ ○

十香菜

李晋

十香菜是淮扬人腊月里喜食的一种小菜。十香菜由多种食材构成，打头阵的是咸菜，其是以一种俗称“高脚菜”的长茎青菜腌制，其他常见的配菜有酱瓜、香菇、金针菜、青菜、冬笋、雪菜、胡萝卜、豌豆苗、莲藕、榨菜、毛豆米、茨菰等。烹制十香菜，每种食材可单独下锅翻炒，炒后起锅，接着混合倒入锅中，加盐糖及少量酱油翻炒，炒时噼里啪啦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大概和白居易笔下琵琶女的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弹奏声相仿。十香菜多以豆油、菜籽油等清炒，炒时需放重油——所以往往十香菜吃完后，盘底会有一汪残油。

春节鱼肉吃多了，酒喝多了，身上似有千斤担——这是“年饱”的感觉。此时迈开腿，管住嘴，炒盘十香菜，取隔宿冷透的米饭煮一锅烫饭，吃得浑身舒坦，走起路来都是脚底生风。

元宝澡

周寿鸿

在老家，浴室称为澡堂，除夕这天的澡叫元宝澡。走南闯北的人回乡，都先去洗把元宝澡，洗去一年的疲惫，期盼来年好运。小时候我家很穷，父母很节俭，平时都是在家烧水洗澡。但是每年除夕，父亲都要带我去洗元宝澡。有一年我们去得很晚，澡池里充斥着浓厚的汗腥味、尿臊味，水已经粘糊糊的。好在那时并不嫌脏，照样跳进澡池美美地泡上一会。泡过澡，用木勺舀水冲一冲，我们父子俩互相擦背。我并不喜欢父亲擦背，他下手重，把我的皮肤擦得生疼。随后，我来给父亲擦。他弓腰趴着，胳膊支在腿上，露出宽宽的脊背。我用小手细细地擦着，从颈部向下，一行行，一道道，一遍遍，擦着擦着，发现他竟然睡着了，发出粗重的鼾声……

当我和父亲走出澡堂时，星星布满了天空，新年已经到了。3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那年的元宝澡，记得辛苦了一年的父亲在澡池里舒服地睡着了。

陌生的信任

宣陈美

去菜场买菜。称了一条鲈鱼，21元。付钱时才发现忘带钱了。于是，歉意地对老板娘说：我回家拿钱，半小时后再来取鱼。老板娘说：不用不用，你把鱼拿走，你明天再给我钱。我说：我还是回家拿给你，还要买别的菜呢。没想到，她竟从摊位里跑出来，把鱼给我，还硬塞给我五十块。她说：大姐，天不早了，你要来回跑了，这五十你先拿着买别的菜，明天再还给我就是了。

菜场卖鱼的一共有四家，而我不耐烦排队，总是看哪家顾客少就去哪一家，也并没有固定在她家买。所以她对我，顶多是有些面熟而已。老板娘约三十多岁，头发短短的很精神，说话也粗声粗气大嗓门，没想到却这么善良。有人说，烟火岁月最有味。这一刻，我除了满满的感动与感激，还收获了满满的温暖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黑白木刻《阳光下的彝女》作者 甘庭俭

与女儿的一次谈心

□姚正安

女儿长成二十六岁，与她谈心的次数太多了，多得难以计数。但这一次有点特别，是在女儿即将出嫁之时。

女儿在我身边长到二十六岁。她蹒跚学步时，我们搀着她，她走进校门时，我们指导她，她叛逆时，我们耐心引导她；她失败时，我们鼓励她，她取得小小成绩有点飘飘然时，我们又用冷水泼泼她……所有这一切，她顺从、接受，甚至忍耐。之所以如此，都缘于我们是她的父母。

到了新的家庭，这一切还可能发生。她还能像做女儿时一样乖巧、听话吗？我越想越焦虑，甚至有点害怕。我觉得，有必要与女儿坐下来好好谈谈心。

某天晚上，妻子在学校值班，只有我和女儿两人在家。饭后，待女儿收拾停当，我便让女儿坐下来。我说：马上你就是大人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女儿不吱声，脸上泛红地看着我。接着，我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了女儿三条忠告。

千万不要以为对方十全十美，如果这样想，婚后大抵是会失望的。我如此说，生活中是有反面例子的。有的小青年，结婚前如胶似漆，山盟海誓，婚后不久认为对方这也不行，那也不是，浑身都是毛病。这也难怪，婚前，展示给对方的都是光鲜的一面。婚后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所有优点和缺点都暴露了。如果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，免不了会生出“怎么会这样？”的感叹。

我说：你接受了他的优点，也应该包容他的缺点，世界上没有

无缺点的人，也没有无瑕疵的玉。女儿默默地听着。

千万不要把公婆当外人，要像尊重孝敬我们一样尊重孝敬公婆，拿人心换人心，坦诚相见，真诚相待，只有你真诚地对待对方，对方才能真诚地对待你。

几十年来，我看到了太多的儿媳与公婆之间的矛盾。矛盾的缘起大多是儿媳始终将公婆当外人，有话不说，有事不讲，亲戚是娘家一边倒，对公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孝敬。把丈夫夹在中间，“老鼠钻进风箱里”，两头受气，两边不讨好，家庭因此少了和谐，多了龃龉。进了一家门，就是一家人。要主动融进去。

我问女儿：能做到吗？女儿说：我会按爸爸说的去做，把公婆当成父母对待，和谐生活，快乐相处。女儿的回答令我非常满意。

第三条忠告是，千万不要给爱人增加工作以外的负担。不要动不动拿张三比拿李四比，说张三多会赚钱，说李四当上了什么干部。只要你的爱人对家庭负责，对工作负责，对子女负责，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都是人生的附着物，顺其自然，不必强求。

对于这一条，女儿应该早已懂得，因为在女儿刚谈恋爱时，我和妻子对未来的女婿给出了两条标准：一是人品好，二是有一份固定工作。没有第三第四条。

我从女儿的表情中可以看出，女儿听懂了我的话，认可我的观点。

最后，我对女儿说：娘家永远是你的心灵驿站、精神港湾，但不是避难所。我希望女儿能理解为父的一片苦心。

父母在，好过年

□颜巧霞

对姐姐来说也是别样的快乐年！

微信朋友圈里，一位姐姐欢喜地发动态：“妈妈蒸的鲜肉包，我一口气消灭掉四个，大宝（她的儿子）说，外婆不去做厨师真可惜！”可以想象那幅天伦之乐的温馨画面。我在姐姐的动态下留言：父母在，好过年。

另一位浙江的同行姐姐，早就向我报备了她的近况，今年过年，老公在海船上漂着不回来。孩子在意大利的罗马美院念书，也不回来，仅剩下她一人。听姐姐如此一说，我顿感姐姐过年的凄寂，她却在屏幕上发来偷笑的表情：“妹子，不要担心我的年，我去陪父母过年，去年亦是如此！”

这位姐姐的父母都是八十高龄的老人，去年姐姐陪着他们回到故乡，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两位老人别提有多开心，姐姐每日给他们做饭，陪着他们在山清水秀的故乡悠闲地过日子，姐姐还写了许多与父母团聚的温暖文字发表在报纸杂志上，这

和先生开了车去接他们，我问他们：“告诉妈妈，你们今天回来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。”妈妈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我们到了后，母亲不在，但弟弟“一上三”的楼房，收拾得窗明几净，红木桌子、茶几都擦得纤尘不染，连地砖都明亮地泛出光，在楼梯口妈妈摆了三双干净的绒线拖鞋，那是妈妈一个冬天的杰作。

也许就为了这母亲爱的温暖，为了母亲明日一早看见他们，笑容就不由分说攀爬上整个脸庞，所以，弟弟和弟媳千里迢迢从外省转了几班车回来过年。

照螃蟹

□骈国华

边，然后折了一根酒盅粗的柳棍插在蒲包口中，挂上了点亮的马灯。一切就绪，我两退到离蒲包七八步远的沟埂边坐下，守株待蟹。

这时，天已完全黑了下来，只有马灯照耀的水面有亮光。大约守候了一支烟的工夫，只见一只螃蟹爬上了篱笆地水边的芦苇把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继续往前爬，一头栽进了蒲包里。不一会儿，沟里的芦苇把子上也爬上了只螃蟹，爬到蒲包口边时，几只前脚一踏空，也一头栽进了蒲包里。就这样，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只螃蟹爬上芦苇把子，最后都掉进了蒲包里。我们守候了不到两顿饭的时间，蒲包里就掉进了二十多只螃蟹，个头还都不小，每只都有三两左右，乐得我眉开眼笑。